

劉禹錫

竹居攷廬

全唐文

卷六百四之六百七

劉勰

竹居跋尾

金唐文

卷六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目錄

劉禹錫六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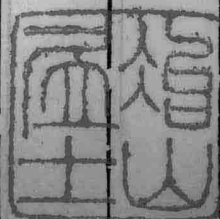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書

與柳子厚書

答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蘇州賀冊皇太子牋

賀皇太子牋

賀赦牋

賀門下裴相公啟

賀門下李相公啟

謝門下武相公啟

謝中書張相公啟

謝僕射李相公啟

謝裴相公啟

謝竇相公啟

上杜司徒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上門下裴相公啟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王門王陽明公傳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

劉禹錫

六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閣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閣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勳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於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爲本部

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閤
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
宜爲羣倫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羣從書
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古儀爲得然而通行
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
閣下之雄辨使矚然爲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
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逢其原旣一辭

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畧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閤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浹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鐘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

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抃也故楊權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敘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鈛筩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

則自重而畏法之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
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
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
宜審其救奪耳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嘗亂也然則修身
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
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
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
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
以守舊弊爲奉法是心清於棖闌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

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修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牟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爲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耶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

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爲大履番君之故地漸
甌越之遺俗餘干有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
利鬪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檟楮金豐鐐銑
齊民往往投鉉鎡而卽鎗鑄損絲枲而工拏擷乘時詭求
其息倍稱間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
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於今列郡
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
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卽人
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

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
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鄣劇於計曹號無逋事能承
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司馬更
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察之善否盍嘗問
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
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
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
之命握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言重曉左右耳

答容州竇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
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
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
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
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蝸
蟾相喧不啻於殼弓射空矢者孰爲其的哉異日兄道大
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
教之喜可勝既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
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

金定錄卷之四
五
歟而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恆燠
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佐藥兼味以禦稌所謂養賢以及
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已與
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禺禺乎禹錫再拜

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
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
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
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

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
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
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
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
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
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
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